

史論

下

リ伊
727
2

リ 4
727
2 止



門 4
號 727
卷 2



史論

元弘建武之事

東奧 安積信著

王室之不振久矣。貞觀而下。政出於外戚。平治以來。權
移于武將。至于正治以降。則陪臣擅天下之柄。冠履顛
倒。玄黃易位。何皇綱之不張。一至於此也。後鳥羽上
皇震怒。欲召兵誅北條氏而不克。三帝蒙塵。其慘有
不忍言者。逮後醍醐帝。慨然將戮鯨鯢。而張皇綱。雖
一旦播遷于隱岐。然誥勅之所感動。海內豪俊爭先赴
義。卒能殪北條氏。以雪先帝之宿憤。而數百年已移之

史論

權復歸于王室。可謂英主矣。特惜其紀綱不肅而竟不能恢鴻業耳。夫國家之有紀綱猶人身之有筋脉也。筋脉井然經緯錯綜于五臟六腑百骸之間而無所結。輻則血氣灌輸肌膚充盈毛髮皆有光潤。故明君必以正紀綱爲主綱以提其要紀以理其細。凡生殺與奪黜涉賞罰之類莫非紀綱所理也。若夫紀綱不正則賞罰錯亂以至于亂。帝之播遷于隱岐也。北條氏餘怒未弭其威暴之烈如猛燄迅雷之不可邇而天下之將士奮不顧身棄妻子辭墳墓白戰而殪強虜將以受茅土之封傳榮利於子孫也。然而天下甫定帝侈心卽生惟

遊宴是耽冀賞與者簇擁闕下而主司者不敢輒班賜行貨賂者得重祿不行者不獲一級或與又奪之或封之東遽移之西新田氏楠氏中興之元勳也而與二州足利氏功不及二將也而與三州甚則奪赤松則村播摩守護職而賜之以佐用莊后妃僧尼歌童舞兒非有汗馬之勞而皆賜食邑天下殆無餘地賞罰錯亂將士解体是以足利氏攘臂一呼則天下之士不復問順逆應之者如影響而天下復歸于亂矣。然楠氏新田氏並竭力於王室而忠臣義士角立于海內苟委楠氏而經畫之天下之事尙有可爲者而帝不聽其言遂馴致

于楠氏殉國宸輿駐蹕芳山林壑之間當是時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矣推究其敗亂之由無他以紀綱不肅而已矣嗚呼帝以英武之資投千歲一時之機殆復不業於盛世而竟以紀綱不肅敗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三歎息焉

護良親王

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後醍醐帝誅北條高時其策雖出叡斷亦親王所參決帝幸南都賊兵追擊甚急親王力戰拒之帝得入笠置後帝狩隱岐楠正成據千劍

破城賊酋督百萬之衆圍之當是時未有一人提戈而赴援者親王舉兵於吉野以敗聲勢絕賊糧道海內忠義之士聞之響應皆親王之功也新田義貞倡大義於關東直擣巢窟而討滅之元惡授首群兇就戮者以受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夫親王之功赫赫如此縱使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

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
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人，
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
義，遂爲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鎌倉，尊
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
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僮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
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踏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
嚙刀，折鋒寸許，卽拔副刀刺心者二，遂薨。義博提頭還
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

目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々皇朝之聖子，而爲兇豎
子所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豎眦裂，欲爲直
義々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勲勞節義之臣，皆
有褒贈，誠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帝未察其
寃，故無矜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寃始白，宜首
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朝廷有此
舉，竊以爲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爲請褒贈，建碑於鎌
倉土牢之址，如湊河楠氏墓，又造直義々博像，繚之，蹲
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
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矣。此亦昭代之盛舉，我將且暮

遇之矣。

北畠親房上

吾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贊鴻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旄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泰平日久。風俗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大夫。綦冠高履。莫能乘馬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歎。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邦縉紳殆類之矣。然惟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後醍醐帝蒙塵。公卿相從。

于騷亂之中。耳孺目熟。皆兵甲戰鬪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爲一方干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徃鎮奧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乎賊。親房走保關城。當是時。關東八州皆叛。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々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

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為不然耶。

北畠親房下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教之爾矣。天生五穀。邃古穴居野處。飲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為稻。為麥。為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傯顛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為孝。為忠。為仁。為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圓顛而橫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教。乃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蓋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夕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教。魯典所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舉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爲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

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者。原於天。具乎人。未嘗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往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說。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脊々亂矣。豺狼塞道。龍鳳潛竄。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顯家長年之勇焉而死。堂々天子削迹于京師。駐蹕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爲鬼魅歟。其無乃神靈之道不明。而邪說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榷之。

新田義貞

好利人之恆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辨，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爲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義貞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親王入越前，日夜竭力。

於兵畧，欲以取日於虞淵。其盛族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腐臭於千歲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々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載其失，爲賢者諱，極得春秋微肯。予則責備賢者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虜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而追之，可一鼓而擒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

義貞願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燄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恆人妮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躡于泰山。而躡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藤原藤房

曩予偕門人小王伯宣。浴伊豆熱海溫泉。浴後步履村中。有古刹焉。曰溫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島盤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開山祖授翁所手植也。授翁卽中納言親房。掛冠後潛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淒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之三人者。出處不同。世成疑之。然其不同者

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官事。後醍醐帝相從于播越。顛沛之間。至三日絕糧。遂以此爲兇虜所竄逐。及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旧功。禮接無所加焉。然不敢缺望。益致蹇夕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欠失。帝大不悅。去之可也。雖則去矣。未嘗不願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域。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叛賊復熾。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終弗用。

死之可也。雖則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陞準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不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南朝君子亦云。伯宣以爲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髮種。

種矣。意者藤公遺愛之松，獨鬱如也。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室器錢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爲第一，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失望之心，戢翼匿爪，偵伺時釁，護良

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卽賂寵姬，橫加譖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旣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鬪。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爲王師所敗，蒼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士氣。是非特

愚九州將士並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驛于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弄，獨屹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喉，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利者人之所欲也。苟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害哉。當是時，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中興勳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爲編氓，憤怨思

亂者盈海內矣。尊氏察時勢，以爲天下之土地人民非吾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貨財非吾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人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視土地人民如草芥，舉以鼓舞一世之將士，將士喜其利也，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況帝復驅而就之，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之，彼亦以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而叛之，直冬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而叛之，山名氏清仁木義長凡牙也而叛之。其他將士忽服忽叛，紛如

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戡騷擾。其餘毒延及子孫。雖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歲。以迄于亡。是以聖人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土崩之憂。正爲此也。彼尊氏者。何足以語之。

足利義滿上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

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天下。固不得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紼。則適當成康文景之際。寧可不爲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以雄畧和南北。誅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內諸將。雄跨于一世。而不可制者。皆旣剗鋤。而列侯脅息。不敢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鎮諸侯以義。使其兵權潛移默奪。而無跋扈飛揚之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夫管領者。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彼三氏者。皆勳舊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強。加之

史論
以宰執之權。是傳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政爲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賴朝任一人。故權皈之。我令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擇賢才。而惟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况使其管轄數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躡藉于闕下。禍亂之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三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

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於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卽圍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我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哉。賈誼憂諸侯強大。說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說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宋太祖懲藩鎮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南朝正統所在。玄黃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南朝諸將必無憤

史論下
叛之憂矣。且南朝忠臣義士裂首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子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虛文而不求實功，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爵，僭乘輿，搆花邸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執袴子弟鮮衣華服，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眉間栩栩，有得色，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開太平之秋，而不能爲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

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足利義滿下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心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關，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豐，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卽日駕而遷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旧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後果有靖康之

變。魏孝文帝去平壤。遷于洛陽。群臣或諫。不從。元魏之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器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則不久而壞。况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壞乎。今夫鎌倉。乃吾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賴朝建霸府。北條氏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鎌倉若也。尊氏何不遵賴朝故事。身居鎌倉。建府於室町。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南帝駐驛於吉野。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迄于義滿。混南北。定海內也。無復王師之憂。若能遷霸府於

鎌倉。以入州爲巢窟。以奧羽爲羽翼。以駿遠甲信爲爪牙。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賴朝執權。天下之大勢業已割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奠霸府焉。故爲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由。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鎌倉則不然。賴朝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有宰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于

錄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細川賴之

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於托幼孤寄國政則非絕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故身沒而社稷安若唐宗太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姿曠世之智顧能擢賴之爲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

烈不多讓焉賴之果不負顧託擁幼主於南北騷擾之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勵廉耻梟將悍卒莫敢枝梧士風爲之一變尤可奇也何則尊氏以叛逆爭天下南北分裂互尋于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屬于南桀黠嗜利無廉恥者屬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豢養如驕子是以將士悖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恥掃地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賴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簣障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之也當是時玄黃相戰殆五十年矣南朝忠臣義士橫屍暴骸於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

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賴之以爲吾力雖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憫矣因奏請成和南朝不聽賴之不以介意不敢復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體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將狃於豢養如豺狼之不可羈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之志賴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爲讒人所構義滿不顧乃父之訓怨逐之弟業氏勸舉兵圖廢立賴之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滿感悟復召爲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滿決策一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能剛能柔專

爲社稷盡忠誠曾不挾震主之威而營其私非有絕人之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通考足利十三世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輒圍視而起甚至行弑逆擅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惟賴之一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蜀烈焉或曰任賴之者基氏薦之也

足利義政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時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

史論下
朝廷者皆么麼斗筭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洎恣。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爲其戒。天下之勢，駸々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爲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患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侃不少回避。雖駢首聯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筭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

下之脂膏，椎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焉，悼天下之將亂，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喞々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四聰，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々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

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堀秀政移封于越前。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怒以示秀政。曰：下海上誅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顯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持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悅。天下稱爲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北條氏康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

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爲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情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

勇勝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遣以巾幘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爲怯。旣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真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強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東頗通韜畧，故

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賴，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復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專勇者鑑焉。

北條氏政上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簡易爲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填委，勾稽期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餘，今則數日

治之而不足。簿領之叢脞。訟獄之寃滯。廩祿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之身。披荆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悅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龕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葦路襁褓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衰矣。時有浮圖。通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五十十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

耽宴遊。喜聲色。譬猶卧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熾々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僂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矣。况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北條氏政下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爲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

趣其入覲也。趙趙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豐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

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返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爲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覲。卽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韭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徼倖。万一卽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

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爲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幽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殪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不出於中策，顧以下策爲得計，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歲，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爲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織田氏

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亂。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勳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

秦秀治敵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問耳
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
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
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
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
禮樂爲何物哉子舉聖人之道論之猶奏韶簫於鷄鶩
之側被狙猴以三代之衣冠彼不艷然怒則啞然笑甚
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萬古一日不以堯舜而
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爲鬼
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史藉

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
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柘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
讓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
正大光明足以扶植方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
光秀者乃爲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慢罵之楚
撻之如仇讎盖雖一時爲利害容忍之竟有不慊焉者
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爲利害錮其
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
也惜夫

豐臣秀吉上

史論下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勅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鬥之間。羣雄皆爲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羣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所以待鄙夫織人。而非所以待羣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

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領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旣喜且服。驩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羣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卽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

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真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覩夕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勅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羣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

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爲秀吉也歟。

豐臣秀吉下

天正十三年。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乃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十七年。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予謂豐臣氏此舉可謂英雄之度也。昔者董卓貯財於郿塢。而敗亡。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而出走。聞太閤之風。可以愧死矣。特惜其不頒於所當頒。而頒于所不當頒。何則。諸將有封國。文武百官有秩祿。乃優與之。而天下無告之民。反不沾一金。是繼富不周急。何與聖人之言相反也。

豐臣氏起自人奴。謾々然恐諸將之卑其寒族而叛已也。故不儉土地以啗之。又屢爲駭世絕俗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惟知屠城畧地之爲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爲戰場。至足利氏季世。壞亂極矣。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歲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子窮年

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之以漕輓之勞。徭役之煩。其凋劫亦甚矣。且王室租稅之制。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稅之外。每段取糧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豐臣氏縮畝數。廣稅額。又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然無赤眉黃巾闖賊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干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而憤怨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况無告之民。俵々乎無所哀籲。遂淪胥而爲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萬也。爲人主者。詎可不惻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夕道邪。王室之

隆免一年半歲之租者。史不絕書。鎌倉以還。惟聞增賦加稅。未聞能蠲半歲之租也。豈或有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賢君明主。勢不能免租稅歟。當是時。豐臣氏以其頒于諸將百官者。頒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於慈母。其遺祉流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不受其賜。亦莫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豐臣氏此舉。可偶爲之。而不可常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史論下畢

書

肆

東京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大阪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心齋橋壹丁目南	敦賀屋九兵衛
同 通 北久室寺町	伊丹屋善兵衛
同 通 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同 通 安堂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 通 安土町	河内屋和助
京都寺町通四條上	田中治兵衛

